

任星平 / 著

RENXINGPING ZHU

下海

一个北京人

艺出版社

一个北京人

任星平 著

下海

RENXINGPING ZHU

华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一个北京人下海

著 者： 任星平
出 版： 华艺出版社
发 行：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经 销：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：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
开 本： 787×1092 1/32
字 数： 245 千字
印 张： 11.5
版 次： 1995 年 6 月第一版
印 次：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： 10000

书 号： ISBN7—80039—920-6/I·509

定 价： 11.50 元

(书中如有缺页，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
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
增益其所不能。

孟 子

目 录

第一章 赶 潮

一、年轻人	(1)
二、家 事	(14)
三、机 遇	(28)
四、辞 职	(44)
五、约 会	(58)

第二章 出 海

一、新工作	(74)
二、春 情	(94)
三、客 户	(113)
四、揭 谜	(135)
五、炒鱿鱼	(156)

第三章 孤 舟

一、专 利	(174)
二、探 路	(190)

三、华山恋	(207)
四、闯潼关	(224)
五、暗礁	(242)

第四章 远 航

一、贷款	(265)
二、产 品	(282)
三、经 商	(302)
四、出 版	(322)
五、抉 择	(345)

第一章 赶 潮

一、年 轻 人

秦棋离开家，街上已是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上班的人们，摩肩接踵，匆忙追赶各自的路。他傲视一下芸芸众生，气运丹田，脚跟发力，身体悠然飞翔起来，掠过行人，掠过车辆，刺向了遥远那座灰色小楼……

“棋儿——”

“棋儿，该起床了。”母亲的呼唤惊醒了秦棋。

“知道了。”秦棋烦恼地回应，思绪依然回味着刚刚冲断的梦境。好长时间了，他总是作梦，如超人出世，横贯长空。“什么意思？难道仙人指路，自己将要腾空于世！”

“还不起，又要迟到。”母亲又过来催促。

“起，起。”秦棋无奈地坐起身，穿好衣服，走进卫生间。

“吊儿郎当，没个上班样。”母亲在外面唠叨。

秦棋没有吱声，心里明白，上班半小时，绝对算准时。处长是老9点，难得走在前；副处长是女同志，家住较近，早

去理所应当；其他几人，要么路远，要么送小孩，鲜见早去，自己就算积极的了。他洗漱完毕，吃些早点，夹起公文包下楼，蹬上自行车，飞速地汇入了上班的人流。

北京的街道，现在是自行车的海洋，大半个路面成了它们的天下。汽车是循规蹈矩的，司机们被侵占地盘的飞车激怒，使劲地鸣喇叭，发泄心中的愤恨。秦棋当然属飞车族，绝对是精英。只见他，忽左忽右，见缝插针，不时越过中线，赶超一溜汽车，再回归队列。不知何时起，带小孩合法化，或许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，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；三轮摩托车也眼见增多，令人深恶痛绝，不快不慢，刚好在自行车速之上，“嘟，嘟，嘟，”一屁股废气，全被后边人笑纳；再看大公共汽车，排汽口也在右侧，更是气贯如虹，令人窒息，天知道设计者享受过这黑色美味没有。这一切成为秦棋逃避的对象，居然也掌握一些窍门，比如，超车不必总上快道，靠路牙同样凑效，因为人们都往中骑；对付三轮摩托，超车自然最佳，实在比不过，索性退避三舍，惹不起就躲。

灰色办公楼到了，秦棋推车步入院内，一个小伙端饭碗过来，戏谑道：“老九早啊！”

秦棋笑笑，回敬一句：“老饭还没吃呢？”两人哈哈一笑，侧身而过。

走进办公室，秦棋见李姐正在拖地，便调侃：“哟！李姐，总是处座表率不合适。”

“屁话，年轻人也不积极点。”李姐边拖地边骂。

老刘拎着水壶准备打水，嬉笑说：“我要是住这儿，连打水也包了。”

“那我要是住这儿，连茶水都沏好。”秦棋放下公文包。

“干嘛，干嘛，一唱一和的。”李姐扔过拖把，“干活，你就跟老刘学吧。”

“罪过，罪过。”老刘做个鬼脸，向门外走去。

“学得不够，学得不够。”秦棋笑着出门涮拖把。

时间不长，办公室收拾一新。小张哼着小曲，小英叽叽喳喳跨进房间。处长拎着包进了门，扔下几张报纸：“报纸来了，今天有‘南巡讲话’。”几个人一哄而上，瓜分完毕。

“嘿！瞧人家小平多精神！”老刘咂吧嘴赞叹。

小英在一旁问：“旁边女人是毛毛吧？”

李姐那边纠正：“是邓楠，不是毛毛。”

老刘反驳：“什么邓楠，明明是毛毛嘛。”

“是邓楠。”“是毛毛。”“打赌！”“赌什么？”“中午请客！”“一言为定！”几个人不亦乐乎。秦棋和小张也凑了过去。

处长走出里屋，权威地评判：“是邓楠嘛，老刘输定了。”

小张走到老刘这边，瞪大了眼睛：“嗨！真没劲，客请不成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众人奇怪。

“瞧瞧！瞧瞧！”小张夺过李姐手中报纸，“这张是邓楠，那张是毛毛。”

众人围拢看去，果然是两幅照片，不禁哈哈大笑。老刘更是笑弯了腰：“这，这，哪和哪啊！”

小英喘着气，捶打老刘的肩：“我说老刘怎敢打赌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处长止住大家的笑，转向秦棋，“哲学家说说，‘南巡讲话’有什么背景？”

“别了，处座，”秦棋连忙摆手，“我不能总当靶子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反左呗。”老刘抢话答道。

李姐接过话碴：“你没看讲话，当前主要是反左。”

小张也起哄：“怎么蔫了，平时就你‘反动’。”

“什么话，那叫思索。”秦棋心里这气，不说话照样被当靶子。

李姐有些激动：“那你说，还有什么怪论？”

“你瞧，先定性了不是。”秦棋一缩脖，扭转头。

处长点上香烟，鼓励道：“怪论也是一论嘛，学哲学看问题应该不一样。”

“别价，您又给我戴高帽。”秦棋索性坐回位子。

“还拿上糖了，有没有新鲜的？”小张煽乎一句。

“提提，提提，咱们一块儿思索。”老刘对新话题兴趣盎然。

秦棋看他们非要将军，忍不住转过身：“说就说，有个小问题，发展经济反对极左，为什么非要邓大人南巡？”

老刘点点头：“有道理，还真难为老人家。”

李姐不以为然：“这说明小平伟大，关键时候掌舵。”

小张发难：“那以后呢？小平又要‘出山’了？”

“这叫把握方向，不是‘出山’。”

“反正差不多，没他不行。”

处长拍拍秦棋：“哲学家，好好思索吧。”说完回了里屋。

小张来了兴致：“还有什么？一块儿说说。”

“还有？”秦棋作个暂停手势，“开始工作。”

“哎哟，都十点半了！我得去交党费了。”李姐忙坐回办公桌。众人也各归各位。

“铃……”电话响了，小张拿起话筒：“喂……对……知道了，我们已经在学……明白，一定深入。”他挂上电话，转

向李姐：“书记，党委通知，今明两天认真学习讨论‘南巡讲话’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李姐答应着进了里屋。

“又有事干了。”秦棋感到有些茫然，又要学习一段时间，好在早已有了对策，不论什么重要文章，不必先学，反正会有漫长时间逐句领会。李姐走出里屋，宣布下午开始学习，上午大家自己先看，说完出了办公室。时间不长，楼道里响起盆碗交响曲，三三两两的伙伴，嬉笑逗骂，赶去饭堂排队。晚去没有好菜，早去还可以神侃，互通情报，联络感情。

秦棋排着长队，一个小伙冲他嚷：“哥儿们，南巡去吧，沿着小平的足迹。”

一个女士文绉绉：“穷山有径仕为路，富海无涯商作舟。”

“精辟！咱们整个贫下中农。”

“贫农也解放了，翻身农民扬眉吐气了。”

秦棋瓮声瓮气：“下海，谁不下海谁是王八。”

“那你现在是王八？”“哈哈……”众人哄笑。

秦棋没有对骂，无意识一句话，道出他的心声。近两年，机关年轻人，“下海”成时髦。不知哪天，一张名片递过来，不起眼小干事，摇身一变，当了什么副总经理；要么西装革履，腰挎BP机，成了外企雇员，人模狗样的。他早就心动，却苦于没有机会，还真不知从何处下水，茫茫然耗到现在。

吃过午饭，秦棋被处长抓住玩纸麻将。李姐回家了，小张不知猫哪儿去了，三缺一，身不由己，只好违心奉陪。玩起来倒蛮高兴，最大兴致，是三人齐心，让处长钻桌子。李姐一点多回来，站在处长旁边不断泄露秘密。处长当然明镜，不过牌运极佳，还真没钻几回桌子。嘻嘻哈哈，中午过得十

分愉快。

小张回来，煞有介事嚷着学习。一看表，果然快两点了，李姐连忙张罗，众人恋恋不舍，扔下手中纸牌，端上各自茶杯，聚到处长房间。

程序老一套，通读一遍文章，处长主持分段讨论：“秦棋谈谈，中国的机遇怎么理解？”

秦棋象答老师提问：“损失时间太多，中国再不能空谈。”

李姐接过话：“这只是一个方面，更该看到中国近十多年发展。现在中国发展最快，外国资本家都想来发财，咱们应该解放思想，大胆引进，树立信心赶超发达国家。”

“胆子再大一点，步子再快一点。”小张发言历来短小风趣。

老刘分析：“我看小平淡机遇是反左，前阵儿争论姓‘社’姓‘资’，就是拿大帽子吓人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争来争去，都不敢干了。”小英附和。

“都有道理，”处长概括发言，“从国际看，当今社会以实力论英雄，谁有钱脖梗就硬，小日本都成了咱们财神爷。所以，中国必须超速发展，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。从国内看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有了较快发展，是抓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果。今后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中心，一切服从经济建设。”

“精彩！不愧是处长。”小张拍着巴掌。

“严肃点儿。”处长显然十分得意。

整个下午，你一句，我两句，他三句地讨论。处长口才最佳，也能说到点儿上。李姐说了不少，套话较多，常使人联想起过去年代。老刘是报上说的，就能分析个一二三。小张、小英敲边锣，东烧一句，西补一句。

秦棋厌烦这种学习方式，又不是学术研究，搞这么长时间，几十年没什么变化，也没人研究它的是非。说联系实际，神侃半天，发通牢骚，一切照旧。抓机遇，先抓住侃大山时间就不错，国人的时间太不值钱。好在内容逐步实际，弥补了学习方式的不足。感叹归感叹，日子继续过，秦棋怀疑，几年的机关生活，已经磨去了自己的锐气，这辈子恐怕象老刘，熬到退休，混个处级待遇什么的，了此一生。

楼道里传来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喧哗声。4点半，机关大采购。处长草草结束下午的学习。秦棋、老刘、李姐掷硬币，秦棋输了，负责采购，处长借机塞过个塑料袋。

秦棋买回食品，楼道里已有人下班。小英已经走了，小张不知串哪儿去了，老刘接过食品也走了，李姐和处长还没走。秦棋坐在桌前看闲书，处长开玩笑：“搞对象也可以早走啊。”秦棋顺杆爬，夹上公文包，笑称去搞对象，便离开了办公室。

吃过晚饭，秦棋坐在家里看电视，新闻正在播放深圳经济腾飞情况。十年前，他随父亲去过一次，那时就象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汽车沿着山路行驶，长长的双层铁丝网，隔断了中国的家园，而那边却仿佛成了天堂。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铤而走险，幻想过上梦境般的生活。真有成功的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一开放，居然荣归故里，成了港澳同胞。也真邪了，凡有本事到境外混上几年的，回来便抖起来，当牛作马，却能挣到天文一样数字，一生的富足生活算是敲定了；而大陆还不知有多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，连几十元学费都交不起，即便是功绩卓著的科技精英，受到重奖也不过万把块，且有

许多人盼望分一杯羹。幸亏改革开放，以深圳、珠海为代表的特区发展起来，虽有依靠外援促飞和剥削内地之嫌，但终归强盛了，成为现代化的旗帜，以前只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繁华景象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内地人蜂拥去淘金了，晃荡上几年，连个打工妹都趾高气扬起来；能力出众者，自然率先步入小康生活。科技人员也值钱了，珠海重奖功臣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百万之巨，足以安顿报国志士的拳拳赤子心。

玉生和郭文来找秦棋，老地方，三个人骑车奔了双花园。

春日的夜晚，凉爽宜人，北京的夜色迷人多了。“让北京的夜晚亮起来”，市政府一声号令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火树银花布满大街小巷。各色店铺灯火辉煌，争奇斗艳，象洞房里的新娘，期盼郎君的到来。

“秦棋，知道吗？姜志发了。”玉生羡慕的语气。

“是吗？不就是当秘书吗。”

“皇历了，人家成了几千万的老板。”

“是吗！”秦棋有些吃惊。

“听说搞了个投资公司，股票、房地产、内外贸易，什么都玩。”

“听谁说的？”

“嗨，别提了！这小子回京几次，大饭店住着，招呼都不打，是王伟撞上的。”

郭文插话：“打电话骂骂他，下次来京到王府饭店请客。”

玉生感叹：“真他妈没法比，哥儿们每天还得看科长脸色。”

“别着急呀！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发起来。”

“发个屁，我算看透了，在这儿是没戏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南下，找姜志去。”

“找他！还不知认不认咱哥儿们。”

“你们可是室友，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！”

“那有屁用，连面都不见。”

秦棋听着二人对话，心中不觉有些失意，姜志毕业也分到机关，没多久去了海南，想不到几年功夫混出了大名堂，而自己却还在原地踏步，松松垮垮，无所作为。

双花园到了，三个人来到王伟家。在北京同学就他命好，单位住房宽裕，没几年混上两居室，加上“班花”被他套住，已经结婚一年多了。这里自然成为聚会据点，同学们没事来打打桥牌、侃侃大山，时不时还撮上一顿。

夏颖打开房门，指着门口鞋架：“换鞋，换鞋。”

郭文嘟囔：“呵，长行市了！”

玉生嚷道：“怎么着，嫌哥儿几个了？”

夏颖捶他一下：“就嫌你这脏猴，没见铺地毯了。”

玉生换着拖鞋，戏谑王伟：“行啊，哥儿们，小日子越发红火了。”

“社会主义优越性嘛！”

“是够优越的，全体现你这儿了。”

进了客厅，一水儿新式家俱展现在面前。郭文摸摸，十分羡慕：“还是聚脂的，整个鸟枪换炮了。”

玉生故作严肃：“说！王伟，谁孝敬的？”

王伟嘿嘿一笑，也不遮掩：“优惠，优惠。”

秦棋对身旁夏颖笑笑：“你们可提前步入小康了。”

夏颖腼腆一笑：“这算什么呀！比你们强点儿就是了。”

“强点儿！”玉生坐到沙发上，“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十年

也混不上这样。”

夏颖笑道：“别太悲观了，不定哪个大家闺秀看上你，倒插门儿不就全有了？”

玉生苦笑：“大家闺秀，大家富婆还差不多。”

“哎，你别说，”郭文插话，“我认识个导游小伙，人倍儿帅，被个华裔老太太看上，插到美国去了。”

夏颖不相信：“老太太？胡诌，鬼才相信呢！”

郭文急忙表白：“我看过他们相片，少说大他 20 岁，绝对老妻少夫。”

秦棋评论：“这也是条路，勾不上洋妞，牺牲点青春未尝不可，总不能光输出漂亮姑娘吧。”

夏颖乐了：“也对，许你们老头娶姑娘，凭什么不许老太娶小伙。”

王伟逗贫：“许，许，到时候你娶个外国小伙，我也泡个外国妞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一通哄笑。夏颖红了脸，掐住王伟胳膊：“让你泡，现在就离婚。”

王伟故意叫：“哎哟，不敢了，我可不放你走，好多人惦记你呢！”

夏颖臊坏了，使劲掐他胳膊，“再说！掐死你！”

王伟叫一声，跳起身逃开。玉生笑着数落：“好啊！几条光棍还没着落，你倒想吃夜草了。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别胡诌了，开局！”秦棋岔开话题。小小一段插曲，勾起他的回忆。想当年，学生时代，浪漫抒情，学习之余，青春的火焰烧得姑娘小伙互为仰慕。有道是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求，”班花、系花自然成为猎物。也真怪了，犹

如一夜春风，很快便瓜分完毕，名花各归其主，倒也安定了许多躁动的心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夏颖便是其一。多少小伙，看到倩影成双入对，她却形影相吊，专心攻读贤书，便有胆大狂徒，拦路截道，生要陪伴夜行，自然遭到婉拒；稍有谋略之士，一张纸条一张影票飞入她的书中，小试芳心，不过泥牛入海，丽人不会出现；情书更不必说，好多还是“出口转内销”，近在咫尺，却要从外面邮局发寄，惹得蜚短流长，妒意横生。夏颖似乎心中有数，任其发展，私下如何摆平，只有天知道。秦棋等人属于鉴赏家，既然公主心境高洁，干嘛非要破坏这块净土，保持一份纯真，朦朦胧胧，也是一种享受，何况还有比恋爱更重要的事情。

方桌摆好，四人抽出各自风牌，拉开了架势。“一个红心。”“二个草花。”“三个无将。”王伟封局。秦棋把牌摊在桌上，扭过头问看电视的夏颖：“哎，夏颖，最近回学校没有？”

“上星期去了一次。”

“谢炎是辞职了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但不知去哪儿了，有说去深圳，有说去珠海，当了什么游乐园的副总经理。”

王伟接过话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？据说跟系里女生打得火热，让老婆告了一状。”

“有这事儿！”

“都这么说，谁也没深究，反正人是走了。”

玉生愤愤：“我说这官迷怎么有心下海呢！”

秦棋感慨：“这倒干脆，说不定无心插柳柳成荫呢。”

“他？成不了气候。”玉生一直看不上谢炎。

“出牌出牌，你尽说别人，自己不也混个小副科吗？”郭